

丁清惠公遺集

卷之壹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title or referenc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卷之四" (Volume 4).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center margin, possibly a chapter or section titl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卷之四" (Volume 4).

Larg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seal or title, possibly reading "卷之四" (Volume 4).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or seal at the bottom center,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卷之四" (Volume 4).

宮保丁清惠

本府藏板

公遺集

太保丁清惠公遺集序

尚論

治朝自隆萬暨今六十年

間鴻運迭乘總之隨人

升降惟有意閱世然

宮保丁清惠

本府藏板

太保丁清惠公遺集序

尚論



治朝自隆萬暨今六十年
間鴻運迭乘總之隨人
升降惟有意閱世默默

瞻見每從龐盛游至披
靡卒賴無恙未嘗不藉
一真精誠真學問真作
用之人爲八紘之一柱
必不使舍空大宇拉攏
如北廈門也者實惟天
握運樞而樞或不腐之
病偃蹇然必鍾無妄之
真于一人之身使恒肩
荷其不腐之樞無一息

放下者眼空周南惟丁
清惠公一人而已第差
公肩滿朝肥奚滿之少
一與公平不知物有配
者必成二理惟隻者難
爲雙無配難雙祗改翁
之一真焉耳公之真不
獨能避權博二九丘園
更强起廿四六畱署能
捐萬資視飢猶已更身

驅大耋遠詣孔林非精
誠之真能若是乎公之
真不惟能樂慕名理而
夢程子更近叅龍谿而
上契文成能以不負初

心手得欄柄更學道愛
人而究萬物一體非學
問之真能若是乎公之
真不特能言已察慎加
貪力拒夾計翹爲託更

平妖獄無枉死奏從南
襲恤窮弁能飭坊舖鑄
餉沛惠軍民更勤治
陵殿河梁永拓

王氣非作用之真真能若是

乎是公之真遡衷而出
見之躬行而躬行之至
皆不能點染之文章而
卒有其文章則猶之伊
傅周召匡輔商周之真

不能不見之訓誥卅諸篇
總是光影爍煜各寫其
真焉爾矣今公之集奏
疏序紀簡牘詩什種種
具在啓函而望如古天

地古日月古草木蟲魚
別是一樣光景不必與
英瓌鬪異輕儇角巧無
過以忠實告

君父義理語僚友勇勁挽

顏逝慷慨言心胸至于
道源學脈無非而是若
闕里宗聖卓見根宗世
運之樞肩寄在此讀者
當自得之公起家敝邑

治行推天下最余少隨
先君化沾時雨晚偕子
姓情藹卿雲閱數十年
有門牆道義之契是以
溼得清惠風規昨歲大

京兆奉公崇祀崇而祠余
謬握列傳之管載諸學
志大都一生有退而無
進有名而不居得

三問而不自榮輕一品而

不肯受卽現前遺集亦
知公之不願有而勉爲
象賢諸君子作序公倘
有知得毋謂不佞饒舌
乎哉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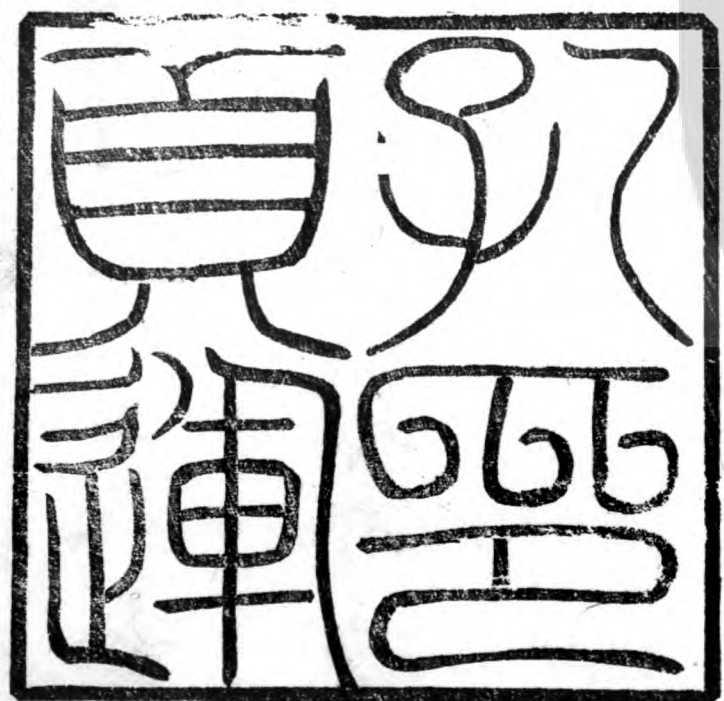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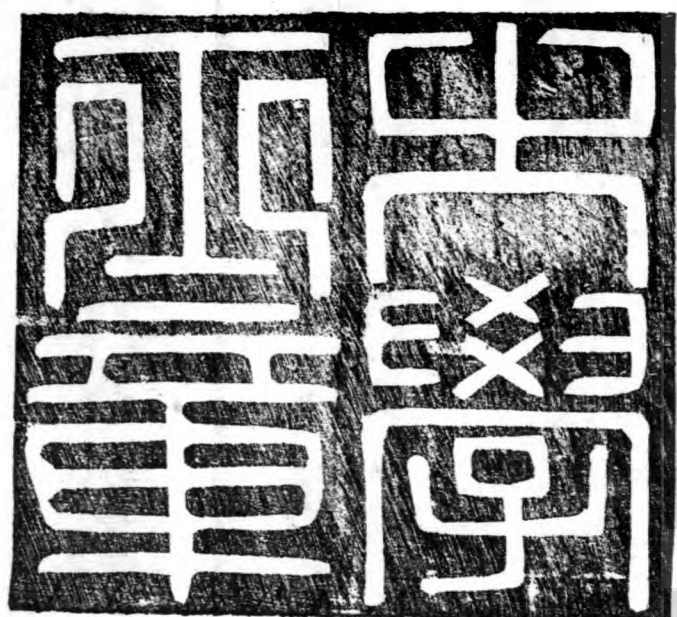
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玉牒

經筵日講

實錄總裁通家舊治生孔

貞運頓首拜撰



太保丁清惠公遺集叙

太保改亭丁公旣薨之六年而
遺集成不敏愛而讀之曰公德
在人心澤謠人口不待集而知
也然世之耳食公者第知公之

爲御史也抵拒權相拂袖而歸
廿載壁坐爲公之真氣節及再
起南中六轉官階不離水局最
後晉北司空公以貺書政府矢
願畢志畱都以竟生平未了遂

以南爲終始爲公之真事功而
不知公之大願力大學問實以
宣聖爲宗有超于氣節事功之
表者蓋孔子轍環勤勤以濟民
利物是急惟公年二十時寤謁

明道私淑文成蚤已毅然已任
逮至釋褐大廷擔簦龍溪三年
北面故自事君取友親政臨民
視聽言動夢寐飲食其于文行
德業內外精粗一以貫之此公
願力學問始露一斑若公之家
視國子視民一事可做不以署
篆而不爲一職當盡不以事瑣
而不告則集之有章疏也職業
相勉道義相規意見異同之處

毀譽無傷民情利害所繇愛憎
不顧則集之有簡牘也精心理
窟簡薄詞鋒畧于榮生詳于哀
死則集之有襍著也大抵以萬
物一體爲學脉以精思實踐爲
道樞直欲不離日用洞見本來
公嘗有言以華藻爲之者卽華
藻以道德爲之者卽道德讀公
之集愈審矣然未足盡公也公
宰句曲兩番入計朝貴會不得

望其一錢及賑災至傾累世之
藏而不惜而公猶謂賑饑一事
細反胷中未免着相覺去已立
立人已達達人尚隔幾層公案
是故四賑四弊讓三讓再無德

于色并無德于心必使一相不
着直歸無我嗟乎公之學問果
何如也年臻大耄一朝命駕以
八十八歲之老學生直向萬古
大先生認識居處曲跽擎拳展

敬聖域水陸三千徃來匝月家
人不得止子姓不得從杖屨依
然風塵無恙公之願力又何如
也昔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好
學不怠猶作抑戒使人朝夕誦
于側曰無以老髦而舍我故其
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今

天子于公之薨考鏡生平援據古

法錫公謚曰清惠以義言之避
遠不義曰清愛民好與曰惠以

道言之伯夷之聖曰清柳下之
聖曰惠大哉

易名之典公之氣節事功既包括
無遺抑且與兩聖兼收之矣而
學者之見更進一解曰庶幾續

宣聖之時度公亦無愧色然則
是集也豈獨與程王論著竝垂
不朽斯文未喪其在茲乎

崇禎己卯舊治布衣陳繼儒頓

首撰



人首與

崇節已

不

長

宣聖之

丁清惠先生文集序

世有大人不階梯而貴不積聚

而富不導引而壽不擊輓而文

益性行之所至上參元化下奠

人紀躬清明而志氣神學篤實

而光輝集易曰黃裳元吉文在
中也又曰美在華中而暢於四
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繇斯以
談故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清惠
丁公其坤之六五所謂元吉而
盛美者乎公登第於隆慶之辛
未至崇禎辛未告老猶康

天子存問者三閱甲一週閱年近
百不可謂非富韓之上壽矣筮
仕旬令八年惠政擢名御史著

聲蹇諤旋卽埋輪誓伴青山不
通京華者幾二十年

天子聞而嘉之特晉棘寺再擢中

丞北登僕射南正冬臺

六朝元老 二京旬宣不可謂

不貴矣家世溫厚性儉樂施萬

曆戊子庚寅間饑饉載道粟帛

之賑遍於四邑司空南省奏停

編商出其祿予公費之餘并橋

道路江防舟楫靡不飭治如治

厥家公之富在人間矣然則人
之所謂貴富壽考者非公之謂
也人以競公以恬競者俛失而
恬者坐收也人以自利公以利
人自利者厚亡而利人者無窮
也人以長年爲長享公以長年
爲寡過長享者鬼短之而寡過
者天益之也然則公之所謂貴
富壽考者又豈人力也哉以故
發爲文章若大圭之不琢與大

羹之無和也絕怒號滯佚之態
太雕刻纂組之蹟根源理窟閱
歷掌故自然成章成理如聽高
年人道家常事如對靜坐人畧
施酬答聽者精神今舉其大者

如奏疏則一本於忠原寬平之
旨保全善類潛消釁孽巉巉沾
直所弗屑也序銘記跋皆自寫
其誠若詩篇簡牘老幹質直無
枝葉至其告

先師及顏子文則老而遊曲阜所作也噫因是而可以知公生平所在矣蓋公蚤遊龍谿之門淡入良知之室故其爲學至老不倦自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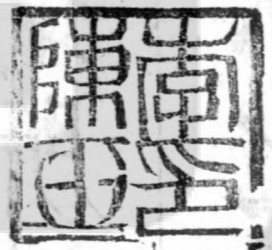
朝以及里居自總角以及旣髦無徃非力學勤事之地無日非脩德行仁之時不求爲文而天下之至文集焉鸞音鶴羽鶯翡翠削色理自然也豈非所謂應世

之大人不階梯而貴不積聚而
富不導引而壽不攀輓而文者
哉陳玉束髮嚮學知天下之鉅
卿有如公廿年嚮往幸筦綬於
君子之邦至則公已逝矣公之
爲令予之尊師則所以欣然樂
序願自託於千秋之長豈第子
瞻於范公矣乎

皆

皇明崇禎戊寅陽月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嘉善縣事
吉州晚學李陳玉石守父頓首
拜撰



丁清惠公遺集總目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奏疏

卷之三

奏疏

卷之四

奏疏

卷之五

雜著

序記 說議引跋 疏

卷之六

雜著

文 詩 傳 誌銘 墓表 祭文

卷之七

書牘

卷之八

書牘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一目錄

奏疏

恭查光祿庫銀歲額不登懇乞 存留并容酌

議財用疏 時任山東道御史巡視光祿

告期限滿中途乞休疏 時原任山東道御史

赴任大理臨行請致疏 時原任江西道御史起

疾發乞賜調養疏 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懇念留都樞要停止編審舖行疏 時任南京大

考滿事竣病作乞准休致疏 時任南京大理寺

右寺丞

考察自陳疏 時任南京太常寺少卿

留都總憲久缺乞賜點補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

都察院事

留都缺人乞賜改補行取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

都察院事

御史孫居相病危代題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都察

院事

擒獲妖犯乞正典刑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刑部事

留臺總憲員缺乞賜點補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

都察院事

擒獲妖黨乞正法并叙効勞官員兼陳善後要

領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刑部

水患乞點補臺臣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署都察院事

查照部咨代請屯災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乞照例勅修留臺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

御史汪懷德病危代題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

查叅江防溺職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

六年考滿給繇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

丁清惠公遺集卷之一

嘉善丁賓禮原甫著

奏疏

恭查光祿庫銀歲額不登懇乞存留并容酌

議財用疏

時任山東道御史巡視光祿

奏爲恭查寺銀庫剩歲額不登懇乞

聖明加意存留并望時垂

清問俯容在寺職掌諸臣間得

奏議財用事臣奉差查刷光祿寺錢糧兼管巡視

例應開造每月支銷揭帖併年終類
題一歲支用庫剩各總銀數卽今萬曆八年分已
經臣造明總數具本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外臣伏思光祿之職司
天庖所係誠爲重務錢糧之應辦該寺當使長有贏
餘所以慎職掌備緩急者也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弘昭節儉聿追古先省

御膳供奉之繁培庫藏積剩之數以至該寺每有
餘額正宜陳陳相仍歲歲遞增矣乃今臣算查
萬曆八年分等庫剩銀止三十二萬兩有零比
照萬曆七年分歲報庫剩銀四十五萬兩有零
反少剩銀一十三萬兩臣隨簡閱萬曆八年分
膳饈支費文卷較之去歲用銀不至相遠惟于
本年二月內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朕謁陵應用銀兩內府缺乏太倉太僕俱不可
動惟光祿寺朕節省膳饈餘積的着進十五萬兩
來欽此欽遵隨該本寺恭進銀兩訖又于本年十
一月初三日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戶部光祿寺朕惟

慈聖聖節例該賞賚各項恭祝無疆又朕三妹婚禮合用裝奩賞賜等項見今內庫缺乏朕曾諭太倉銀不可動今則事不容已姑着進十萬來光祿進十萬來欽此隨該戶部一本爲恪遵

明旨乞賜停取帑銀以光

聖孝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太倉銀旣不可動着光祿寺取十五萬兩來欽此比時臣同巡視光祿寺給事中臣

某一本因事納忠懇乞

聖明停止欽取銀兩以昭儉德以裕

國計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隨該本寺恭進銀兩訖夫以皇上之所取始以展謁

寢園繼以恭壽

聖母式隆釐降俱係典禮之大誠爲萬不得已况

又屬已往臣何敢復贅詞說以瀆

聖聽但臣專奉查刷事體攸關值今歲報之期實爲

將來之慮臣竊有請焉臣聞之江河之決涓涓始之燎原之猛星星萌之理勢類如此今如該寺之歲剩

皇上節省之所留也上下千古雖堯之太羹不和禹之菲飲食奚讓焉使每歲存留始終如一則稽其成數必有可觀不但爲該寺永遠緩急之需亦可爲

國家經久蓄積之富項因供進

皇上一歲之內旣十萬兩矣又十五萬兩矣積之歲月費之一朝其積也繇繇忽而浸尋何其不易其費也則揮十餘萬于頃刻何其不難似于皇上平日樽節愛惜之意不相侔矣况天下之事自有重輕重如

御膳猶可節省而一時意外之溢賞猶不可以節省乎今事雖旣往將來豈無一二大典禮如曩時者使復指援故事每每取諸光祿則是置漏卮而實以滄海之水且不繼矣况有限之餘銀乎且揆之人情天理未有節省

皇上之

御供而乃賞充左右之私橐者也臣愚以爲前日之恭進銀兩後日斷斷不可以爲例請當置之令甲俾寺臣得以援據如太倉之恭稱

明旨決不可動可也然在

皇上之視光祿猶以爲餘銀可動臣愚則以爲光祿之餘銀供

祭饗供

內膳供

宴賞何者非

朝廷大事比諸太倉太僕均之爲並重者也

陛下曾諭太倉太僕不可動矣請得以一體視光祿可乎向使光祿之積剩大有羨餘猶當存之以備該寺之乏今則歲剩之數且不如前矣况其中併算白糧改折方有今報之數假令不奉白糧改折事例則今歲庫銀之剩不更少乎况今淮鳳蘇松河南及各地地方疊報飢歉而該寺倉收糧米日漸支銷其勢必當復徵本色則將來

庫銀之所入更爲有限若自今後仍以該寺歲剩銀兩支供別用則積餘者陸續用盡新派者或至徵解不前他日供應偶乏甚至難于措處豈特有辜

皇上節省至意而該寺之所關者豈細故哉臣之私憂過計請自今日以往伏願

皇上儉德慎終如始作法思敝于初惜有用之財慎無故之賞以天厨爲內帑勿輕動其不可動之銀視節剩如正支益克積其已成積之數縱有典禮攸行亦勿溢費于額外或遇內府缺乏亦勿取盈于外供務使一年有三年之蓄常存未事有先事之防則不惟庫藏日克見國家豐亨之盛抑可以使賜予有節絕群小非分之求其爲

聖德之裨非眇小也臣又聞

國朝舊制凡遇

聖駕臨幸之時每于

國家機務特

賜親問其在大小臣工並得各隨職掌面自敷陳
况

天庖膳饈尤非他政可比而該寺衙門又得密邇
禁地此後更願

皇上臨御便殿或經筵日講之暇將該寺每日支應
有無冒破併在庫多寡存剩應否存留時一問
之輔臣必當陳對備述所以理財節用之道其
該寺職掌諸臣遇有錢糧動支緊要事情許得
公同面奏務使諸臣各有所見得以盡述

宸聰聽候

聖裁或以該寺銀兩昔日克積若干今日虧損不若
前之數舊時盈溢何狀今時支吾不及前之難
一一略具節目備陳

皇上之左右得以時賜

御覽則不獨區處歲剩預備膳饈者自無不盡之謀
而

皇心之慎而益慎

聖德之新而又新所以造無疆之福垂不朽之利者

端在于是臣一念犬馬之誠不容緘默冒干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萬曆八年十二月

日奉

聖旨

告期限滿中途乞休疏

時原任山東道御史

奏爲中途患病不能前進告期限滿恐負遲違懇
乞

聖恩俯容循例休致事臣見年四十七歲原籍浙江
嘉興府嘉善縣人繇辛未科進士初任句容縣
知縣萬曆八年蒙授今職九年十二月廿五日
因染痰火等症

請告回籍十年七月十八日適丁父憂至十四年
服闋起文前往中途患病隨該漕運淮揚撫按

衙門勘實代

題本年六月初五日奉

旨回籍調理幸得痊可今年三月初三日在籍起文
行至常州府無錫縣地方不意感冒風寒痰火
復發每日頭目暈眩嘔咳呻吟血氣微弱精神
消耗病體十分危急隨經醫人高雨用藥調治
牽延日久未得平復該縣給有患帖可証伏念
職本草茅賤士樗櫟庸才荷蒙

皇上覆載生成厚恩使職得備員監察濫司法紀正
欲乘此就職策勵駑鈍以圖仰報涓埃奈何蒲
柳之質灾疚屢纏在體沉疴旣不能頓減而
請告期限又將滿三年心欲盡而力不從足欲前
而勢難往仍恐遲違延緩反增罪愆轉展思惟
進退維谷謹用披瀝哀衷冒干

宸聽職查得

明例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伏望
皇上憫職疾苦察職至情乞

勅吏部查照前例准令致仕保病體于田里延殘喘

于林前則職身未殞之日皆
皇上再造之恩也職不勝感激恐懼祈懇之至

萬曆十七年五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赴任大理臨行請致疏

時原任江西道御史起
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爲感荷殊恩刻期赴任臨行病篤憊困難前懇
容照有疾例仍着原職致仕以安愚分事臣于
今年七月廿二日接到吏部照會起用臣南京
大理寺右寺丞時臣方在病中感激無措隨卽
扶疾強起望

闕謝

恩訖伏念臣原籍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繇隆慶五
年進士初選句容縣知縣任職七年叨蒙行取

除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萬曆九年蒙

恩賜告中更父艱服闋抱疾陳請再三俱獲

俯允已復蒙

恩起補江西道御史正聞

命間續遭母喪將憑具繳本省守制滿日例應赴部
聽補緣臣素有痰疾連遭二喪未免悲慟損神
以致纏綿轉甚心雖傾于葵藿身難奮于蓬蒿
忽承

新命之頒實切非常之感臣因伏枕思之當今朝埜
英彥衆多如臣德薄位卑何足比數而

陛下一旦拔之林壑之間登之寺僚之末

寵錫過優自揣非據以故臣于拜命之後隨卽勉
力束裝刻期離家赴任雖知駑鈍無補

聖明而當官聞

召禮固不敢斯須緩也不料臣沉痾之軀因勞增
劇痰喘蒸熱頃刻靡寧延醫士胡清等診視僉
謂此疾但可靜攝非居官所能療理臣猶遷延
旬日庶或稍痊就道不意形神日枯而部限且

迫稽違

朝命心亦何安臣乃展轉思惟與其抱危疾而前進徒負

聖恩曷若遵

朝例而乞休尚無大過緣是萬不得已哀鳴于

皇上之前懇乞憐臣危疾察臣至愚

勅下吏部容令遵照有疾事例許以原職致仕庶臣

上可以追瘳曠之罪下可以避冒昧之嫌而中

可以安心調理微藉餘

恩則

陛下簡命之重與再生之仁永永昊天俱罔極矣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疾發乞賜調養疏

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奏爲痼疾陡發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准賜調養以保餘生以免瘵曠事臣向因痰症
久臥在家去年六月蒙

恩起用今官臣具疏

請告至十二月接到吏部照會督臣遵

旨赴官臣因力疾強起延至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始
得齋文到任果係久病艱苦迤邐不意五六月
來溽暑薰蒸痰症復發目今喘嗽日增肌肉日

減飲食損少藥餌無功向用醫官某調治不効
今復延醫人某診視驚言此病積在肺腑須從
容閑暇乃能服藥求痊必非奔走在官可以得
愈臣因伏枕思之夙夜勤勞固人生致身之義
然纏綿床褥豈臣子戮力之時卽戀
主甚于愛身而全生乃以報

國緣此冒犯斧鉞具疏上陳懇乞

特恩准照京官五品以上養病事例慨

賜俞允令臣得以一意調理幾幸殘生庶後來扶杖
之年皆

陛下高深之惠矣謹令義男某抱疏

上聞臣無任匍匐惶懼激切望

恩之至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 日奉

聖旨

懇念留都樞要停止編審舖行疏

時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奏為目擊時艱仰遵

聖意懇念

留都樞要停止編審舖行以消隱禍以固根本事

臣近接邸報伏見金吾衛千戶馬尚仁條陳編

審舖行一節欲照順天事例行之應天等處地

方隨蒙

陛下行委南京內外守備會同部科撫按等官悉心
查理明白奏

請定奪一時臣民驚傳以爲

陛下向來誤中群小之言始而鑿礦繼而加權遑遑求利在在鴟張自各部院寺臺省內外大小臣僚動千萬言正望

陛下從諫如流汲汲悔改以與天下更始也豈意今日復議及舖行且議及南京耶然臣伏覩

詔旨一則曰查理明白一則曰奏請定奪臣乃拱手加額曰大哉

聖言何叮嚀慎重之如斯也何也夫謂之查理明白云者是明以群小之言爲不足據而取信于當事之大臣也謂之奏請云者是明以地方民情利害之實取決于大臣之一建白且開其將順匡救之門也至謂之定奪云者又

陛下明操其獨斷之大權而且徐視夫大臣之建白者何如也且馬尚仁奏在四月

陛下乃不得已姑從其說然竟挈其議而委之大臣則其慎重民瘼之意蓋彰明較著矣自礦稅議起

陛下每諄諄以擾害小民爲戒頃者

太廟雷火示異上煩

陛下躬倡百官刻期修省用圖消弭方今又欲編審
舖行則向所云不許擾害也者所云脩省消弭
也者無乃付之空言乎臣竊慮

陛下宸居巖邃兢業萬幾偶未計念及此耳請略陳
之夫應天者非可與順天比例者也順天乃

陛下躬親臨御之所萬靈歸命四海傾心人之豪舉
物之精良莫不輻輳于此卽海以內矢志喪家
之徒鬪智獻奇之輩亦莫不群聚而弋獲焉應
天無是也故天下稱順天曰

京師曰

神京其稱應天則第曰

留都曰

陪京以此推之應天安得與順天比例乎且秣陵
凋敝自古已然乃其間軍營環列氓戶零星土
著仳離羈旅噂雜市廛多湫隘布粟悉仰于四
方販婦販夫皆傭工力作以贍饑寒遠商近賈

皆兎營鳥舉而視壟斷况奇琛不鬻于都會而
權稅已網于外關但一旦加以廛市之征則彼
東西南北之轍豈憚流携而此閭閻朝夕之需
更無資藉事成于激勢何以堪臣故謂

陛下誠念及此必有大不忍于衷者矣且

高皇帝陵寢密邇郊圻萬一利至害生群心洶洶致
使奸頑藉口而寢地因之不寧雖

宗廟社稷之依憑天壤無極而木本水源之境界封
樹謂何臣故謂

陛下誠念及此必有大不安于衷者矣臣又詳覩邇
來礦稅諸疏大抵兩直各省關津要害地方紛
紛見告矣然猶未至于衡決之甚者無他良繇
皇上天威磅礴及

留都機務森嚴可以讐攝邪萌而鎮定海宇以故
徘徊觀望而不敢肆耳設或此方不戒是令他
境效尤厲梗狂生隱憂叵測臣故謂

陛下誠念及此則又必有大不樂于衷者矣夫

陛下前日固有擾害小民之防今日又有慎重查奏

之意而未行之編審可寢閣也是先事消弭之策也則充前日擾害小民之防今日慎重查奏之意而已行之礦稅可撤回也是後事消弭之策也又臣入仕時值

陛下初登大寶彼時方勵精圖治種種皆古帝王法祖敬

天講學勤政之盛舉其所最加意者在于節用愛民而尤致嚴于君子小人之辨天下想望太平有日矣迺今竟何如也

陛下于此果一覺悟則初心耿耿

天日鑒臨將好惡用舍事事孚契乎皇穹將

聖子神孫世世永膺乎眷佑脩省消弭莫大于此

陛下奈何長黷利之澆風而棄此格天之偉烈臣方觸目激衷有懷入告仰體

陛下愛民查奏之意俯值多官熟講緩行之時冒昧

上陳懇祈

垂採天下臣民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悚息祈懇待

命之至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

日奉

聖旨 留中

考滿事竣病作乞准休致疏

時任南京大理右寺丞

奏為考滿事竣痼疾復作不能赴任供職懇乞

天恩准賜休致以免曠官以延殘喘事臣繇隆慶五

年進士初任句容知縣行取選授山東三監察

御史萬曆九年因患痰火病症該都察院代奏

回籍調理至十年七月內丁父憂在籍守制十

四年四月服闋赴部因病未痊中途再告十七

年病猶未痊據例請乞致仕吏部題覆照例致

仕回籍調理病痊之日聽撫按官具奏

起用奉

聖旨是欽此二十六年伏蒙

聖恩起授今職于二十七年三月內到任至三十年
二月內秩滿給繇赴部奉

聖旨丁賓准復職欽此伏念臣殘軀多病何裨

明時

詔起田間叨切望外乃今奉職無狀又蒙

皇上不加督過准令復職方期勉修職業用圖後效

此臣幽獨自盟忠于

陛之職分也奈弱體馳驅風邪感觸陡發寒熱嘔
吐眩暈投以發表之劑元氣日虛咳嗽不止火
炎痛湧依然昔時病症乃另用藥餌如石投水
絕無應驗卽欲力疾就列既不克勉強前往若
復臥病燕署優游歲月尸素之罪抑又甚焉展
轉寸衷莫可爲計用是披瀝下情具疏上

伏望

勅下吏部議覆准照例致仕俾上無廢事之愆
有更生之望臣無任惶懼激切待

一至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奉

吏部知道

考察自陳疏

時任南京太常寺少卿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事准南京吏部札付爲遵舊例
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吏部

題奉

欽依內開兩京四品以上例該自陳等因備咨到臣
伏念臣原籍嘉興府嘉善縣人繇隆慶五年進
士初任句容縣知縣萬曆八年叨蒙行取除授
山東道監察御史隨蒙

賜告洊更父艱服闋抱疾陳情又蒙

賜允萬曆十九年起臣江西道監察御史仍以憂

病未赴棲遲家食者前後一十八年復荷

聖恩不遺葑菲萬曆二十六年起臣南京大理寺右

寺丞三年考滿轉陞今職臣伏私念南京

皇祖之所式靈也太常禮樂之司實共祀事臣爲陪

卿必當祓濯寅清明備典制而後可以贊鐘簴

先祝史臣今不才叨冒清選德不足以表時望

學不足以明掌故而猶容容充位碌碌班行是

尸素也又臣向患痰火臂疼等恙乃年齒益增

而舊疾彌甚臣雖念切圖報力不能勉強驅馳

方今大計正爲風警庶僚而以臣被疾尸素之

人逭于幽黜何以示公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

勅下吏部將臣罷斥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庶賢路不

妨人心自服計典重而

聖治光矣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並

謹具以

聞伏候

勅旨

留都總憲久缺乞賜點補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

都察院事

題為

留都總憲久缺署篆江務有妨懇乞

聖明蚤賜點補以肅臺綱以專職任事竊惟

留都根本之地都察院風紀之司故設有右都御

史以總憲率屬而右僉都御史佐之且以彈壓

江防任各有專如軸之與輪合而成車缺一不

可也臣以菲才猥貳留院奉有

特勅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乃其專職伏因都御史未
補該臣署事無論臣望實輕微不堪代匱卽于
臣所奉

勅命職業亦有所妨臣不敢不

請蓋臣事體與各衙門不同各衙門職務不出

國門之外故六曹九列不可攝臣之所職者江防
沿江一千五百餘里之地乃

留都根本所係縈絡吳會上通楚蜀下通大海奸
宄易生風波難測故臣

勅書以此爲重臣查事宜每歲臣當巡歷二次凡江
關要害大小戰船遠近水兵與夫一切糧餉江
防備總等官點閘會哨之勤惰皆宜親察庶可
盡心今右都御史不補臣當專守堂印勢必不
出巡風諸前項事宜必須別委夫長江形勢料
理機宜耳之所聞不如目之所見臣不親巡萬
一上下習玩以致疎虞奸盜卒然竊發責將誰
諉此臣之所大懼也用是臣敢冒昧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臺綱風紀之重任亟求表率鎮定之重臣
勅下吏部將應推諸臣上

請點用速來掌理院事庶

留臺總憲得人使臣從此專力江洋周巡經理少
効報塞之私臣下情無任悚惕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

留都缺人乞賜改補行取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
僉都御史署南京

都察
院事

題爲

留都缺人已甚管理兼委難支懇乞

聖明速賜改補行取以濟緊急差用事臣等竊見

國家設立南北兩臺御史寄之耳目所以糾正官

邪鋤禁強梗至于監臨督察諸務更爲煩劇以

故多其員數俾旣得矢謨入

告又得宣力地方此

祖宗百年定制抑何詳且密也邇因行取久停遂令御史員缺特甚姑就南臺論之查得舊額原設御史三十九員後裁九員仍存三十員其印差有五日上江曰下江曰鳳陽倉曰屯田印馬曰京營京倉中差有八曰五城曰九庫曰抽分曰鹽政其餘又有查點門禁清理黃冊照刷文卷與夫點齋監禮及巡風相視等項雜小差至于戶兵工三部之查盤各監局之估勘事關錢糧出入俱屬緊要非可任從廢閣者今見在南臺御史止孫居相李雲鵠二員內孫居相管理鳳陽倉帶管屯馬京營倉及西南北城抽分鹽政等差李雲鵠管理下江帶管上江及中東城九庫等差又分掌十三道印信併各小差夫以三十臣分理之庶務而止責之二臣臣等竊恐事至紛紜勢難兼理是以臣等不避煩瑣仰瀆宸聰伏祈

聖明俯念

留都重地補官要務時勢不容少緩

勅下吏部都察院將兩京候補部寺各官先該補數
員刻期到任仍照例行取內外官員

亟賜考選併補數員以便接濟差用庶幾臺規可
振委用有人其于

國計民生補益不少矣臣等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

御史孫居相病危代題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
都御史署南京都察

院
事

題爲病勢愈危萬難供職懇乞代

題以遂生還事本年正月十八日據南京福建道
監察御史孫居相呈稱職于去年九月內因患
瘵病危篤纏綿半載欲求放回蒙取結代

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吏部議覆候
旨未下除職復呈本院咨催再

題外今據職家人孫義來自家鄉倉忙報稱居相
父辰向患泄痢積年委頓近復加增痰喘臥床
不食氣息奄奄職本久病脾瘵憔悴骨立一聞
父信眩暈仆地人事不省賴家人扶救乃甦切
念職父生平訓職備嘗辛苦今以八十有二之
年而當病危之際奈何天各一方致使親旣念
職職復思親而職病愈甚衷情迫切涕泣交頤
有此具呈懇憐職父子命並懸絲再爲

題請等因到院臣等竊惟人臣奉職公家所恃力
可外營心無內顧方能奮勉用效勤勞今御史
孫居相鞅掌勞瘁委難料理又聞父病愈切驚
惶則豈惟瘠體不耐煩瑣而方寸憤亂恐至紊
錯規條萬一姦胥旁窺弊生意外

留都根本之地關係非輕此臣等所爲大懼也
此雖當缺官極甚之時敢爲再

題伏乞

聖慈憐憫居相父子病各沉重迫切情苦准其
勅下部院議覆施行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聖旨吏部知道

擒獲妖犯乞正典刑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刑部事

題爲擒獲妖犯懇乞

明正典刑以肅人心以安

舊京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問得犯人張名招年三十歲係南京犧牲所軍見在大營操備伏招有先在官今病故李王卽劉天緒係河南永平縣人一向流住鳳陽府臨淮縣及滁州朱龍橋等地方習學無爲教法自稱無爲教主當陽皇極佛出度人進道鼓惑愚民向未事發有先存今

故吳鳳見得未到官楊山家不合藏有秘書內
稱有仙人在朱龍橋小戶人家萬曆三十一年
三月內吳鳳同楊山赴彼找訪三次不遇有彼
住在官王起係小戶人家講劉天緒度人進道
等語至本年九月內吳鳳仍到王起家得遇劉
天緒投拜進道念佛劉天緒妄造妖言稱天魔
下界天黑四十九日人民遭難無處逃躲你們
可持齋念佛我帶你入九陽關朱龍橋七里內
有退骨塘善男信女洗浴即便脫骨成仙吳鳳

信從至三十二年來

京吳鳳見得陳門寡婦岳氏居住孤庄便于安住
遂引劉天緒至岳氏家向岳氏備說前情岳氏
被遇就不合信從用錢二十四文隨向劉天緒
叩四頭劉天緒將岳氏并先存今故男陳學名
字上了號紙劉天緒遂與岳氏姦住比名與在
官龍鳳王宗汪昇王起郭禮各不合與先存今
故史祥俱拜劉天緒爲師廣布妖言說劉天緒
大有神通轉相煽惑誘引在官崔文周鶴施文

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
童景福各不合故違左道惑衆之人爲從者事
發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事例與同先存今故
楊仁蕭科各陸續投拜劉天緒會中進道時劉
天緒隨賜名并龍鳳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
法名俱以無字爲首冊籍存証每日聚集人衆
講經說法又募會中各出銅錢多至一二百文
少至三五十文不等買辦錢紙鏤錠香燭素食
等項于朔望日期舖設道場令會中有名人同
來拜懺又造妖書印符未來開天冊天品簿等
項以此愚惑人衆劉天緒造妖詩一首云李君
登基平天年時逢天下刀鎗亂糠糠起守豪州
住天星下界扶江山手書紅紙上又僭稱吾是
當陽皇帝出世闢地定奪乾坤你們果實意從
我可刺指血飲酒結盟名與龍鳳王宗汪昇王
起郭禮各不合依從與吳鳳同刺血飲酒訖本
年十月內制冊一本將名等各姓名開寫在內
遞與岳氏收藏劉天緒又向名等說稱十一月

初一日你等可隨吾上鍾山拜天若有豪氣冲天便是時至若無豪氣你等不得扶吾延至十一月朔一日乘

陵上薈修打掃人雜本日午時分劉天緒帶同張名與龍鳳王宗各有不合與吳鳳跟同劉天緒混入上山至誌公說法臺前劉天緒在前念呪名等四人在後拜天十二拜見山脚霧起遂下至平地回看見天上白氣二道兩邊略帶黑氣中有輿一道如天河樣自青龍山起直至江北有

一頓飯時纔散各稱自來未見此雲氣劉天緒遂指爲豪氣名與龍鳳互相稱說劉天緒果是真主時劉天緒見得名與龍等稱羨信服却就照原給各法名親寫欽賜勅封爵號各法名無熟封指揮因嫌小改封軍師王宗法名無蜂封定國公汪昇法名無降封護國叅將龍鳳封定國矣郭禮法名無霜封叅將王起法名無庫封保定侯吳鳳法名無蒿封護國保安侯崔文法名無採劉天緒說你相貌不好做不得大官只

好做指揮遂封覺天指揮楊仁法名無箭封護
國軍大元侯吳熊封平定伯傅保榮封豐城伯
蕭科封護國將軍史祥法名無卷盧洪馬達李
應登法名無實薛文學法名無岸俱封指揮說
岳氏係觀音出世有佛有位岳氏爲男陳學求
天緒封護國將軍國公各用紅紙劉天緒手書
給與名等各不合收接又置有刀叉鉄尺鎗弓
箭紅布罩甲勇巾貼金眉額等件各分藏在家
遂倡言本月二十二日冬至日天魔下界廣有
魔兵亦作人形會中人各帶器械防身吾乃二
佛出世自有天兵百龍相助又吾會中鳳陽等
處約有兵二億三千等語本月十五日汪昇寄
信往朱龍橋與王起說李王時至在廿三日舉
事你可前來王起聽知領不在官妻子同傅保
榮前來到

京有周鶴及施文薛文舉慮恐事洩于本月十九
日暗到岳氏家內聲言事不好了誘出原冊一
本燒燬岳氏并在官總甲陸子高見証劉天緒

與王宗吳鳳龍鳳并名等說約于本月二十二
日晚于

神機營關王廟拜旗旗當自起二十三日冬至令
節乘文武各官謁

便謀殺各官燒燬

先令汪昇郭禮帶領人衆把守

朝陽門亂兵擁進劫搶各衙門倉庫放五城府縣
各監獄囚傳令十三門知悉待鳳陽原日糾結
餘黨至日分投搶掠扶劉天緒爲主龍鳳因與

操江府今首在官家丁陳繼學并江營教習張
應登

神機營教習王承宗平素相識各精武藝遂向張
應登說知誘二人入夥張應登頗有心機遂詐
依允于本月廿一日密與陳繼學王承宗商議
出首陳繼學王承宗遂將崔文拿獲搜出襪內
手刀一把陳繼學持赴操江府出首王承宗張
應登仍緊幫龍鳳等吳熊見事不諧即便生計
從王承宗哄龍鳳寫服約一紙遷延以待官兵

操江府將陳繼學連刀送赴南京外守備衙門
卽蒙差舍人李文張默并軍牢等同陳繼學王
承宗到

東華門外龍鳳家拿名與龍鳳崔文并龍鳳鉄叉
一把又蒙令王承宗張應登隨同巡邏把總朱
元志等到南倉巷王起家拿獲王起并紅紡紬
天兵勇巾一頂紅布勇巾一件紅綠布箭袋一
件花帶三條青布巾一個白絹帶一條大小白
布袋三個執照一張封侯紅紙一張參將紙一

張妖書一本紙袋一個又隨同把總秦嘉謨雷
鳴世等押同龍鳳等到花牌樓汪昇家拿獲劉
天緒汪昇李應登傅保榮楊仁盧洪王宗吳鳳
等八名吳熊亦相幫捉拿劉天緒等龍鳳認說
亦是吾黨秦嘉謨等併將吳熊拿獲隨于汪昇
家共搜出鉄刀十把弓五張大小經六部數珠
一串硃砂一包紅布勇巾三個妖號紙一張合
同路引七封一百单入天品簿籍一本白布袋
兩個賜法名紅紙一張欽賜勅封護國將軍紅

紙一張印符紙一張妖詩一摺皇極收元寶卷
一本課錢六文又白布袋一個又妖詩一本結
義紅紙一張封號紅紙五張青殼簿一本未來
開天冊一本朱元志押同名出雙橋門地方拿
獲史祥周鶴于史祥家搜出紅罩甲刀鎗各一
件周鶴家搜出執照四張紙袋四個又拿獲薛
文舉薛文學施文泰嘉謨又同把總雷應元押
同名拿獲馬達蕭科搜出紅布罩甲一件大小
經十五本經袱一個柳褥兩個操江府中軍黃
道章又拿獲郭禮陳學于郭禮身上搜出鉄尺
一根黃道章又拿獲汪昇內搜出紅布一疋長
二丈二尺紅布罩甲二件燒毀紅布罩甲一件
金額十九個紅段巾十一個紅布勇巾十二個
路引七張勅封公侯伯指揮劄付十三張妖印
勘合六張無字印一顆黃紙妖印符一包妖書
一本觀音綿袱一方錦蟒大袱一方鉄尺一把
有金吾前衛巡捕百戶張應舉又于史祥家內
搜出鉄鎗一把腰刀一把紅衣一件并家丁王

家宗首出龍鳳買免借約一張秦嘉謨等各將
拿獲各犯并各名下搜出前賊開單一併解赴
南京外守備衙門隨蒙外守備廳會同廠府部
院研審各犯情繇糧捕廳張通判理刑廳介推
官公同吊取劉天緒等到官研審招出前情具
繇通詳各該衙門又該內守備會同外守備兵
部操院科道衙門題奉

聖旨這妖犯結黨逆謀仰仗

天地

祖宗洪佑威靈內外各官同心戮力真犯旋即就擒
既已會審的確脅從俱免究治便着法司擬罪正
法理宜告謝具儀來行

留都根本重地近來法久弊生其禁約安撫事宜
還着嚴行申飭務保無虞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
該兵部移咨刑部覆奉

聖旨這妖犯情罪既稱招案人犯俱在彼中便行與
南京法司招擬罪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司
該本司署印郭主事案呈本部會同河南司周

郎中廣西司閩郎中吊取各犯會審間隨據應天府江防廳具文回稱天緒在監病故蒙將名等見在一千人犯隔別細審前情是的看得劉天緒僞造妖書肆設無爲之教妄吟逆句恣倡不道之詞塘名退骨誘人迷惑而入其網籠佛號當陽聳人信從而結爲羽翼謬謂乘時望氣僭稱拓地開天云構兵刃于旗于自起之日恍若讖言思犯

陵寢于天魔下界之期真成幻夢匪直動顛愚震驚之念未免開奸雄觖望之端今雖病故猶當懸以警姦慝者也張名龍鳳王宗汪昇郭禮助教以惑衆愚民布妖言而呼群引類既已登名于褚籍奈何受僞號之赫蹏信狂謀于刺心餘播舛說于拜天之後誠釀亂之渠魁真猾所當斬首都衢以正

文周鶴施文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童景福聽張名之誑誘

呼天爲神通甘心念佛持齋希意度人進道
實係繼流黨附豈爲

聖世良民所當依律問遣遠斥邊瘴者也內吳熊不
出首于未事之先希狡脫于臨捕之際周鶴施
文薛文舉先藏之名冊雖毀見獲之姓籍猶在
均難輕免岳氏以寡婦孤居名雖信佛情實圖
奸其子陳學已亡阿婦量從杖贖將名等分別
取問罪犯十七名呈王宗年三十六歲係府軍
右衛軍龍鳳年四十五歲係牧馬所軍汪昇年
三十三歲係羽林右衛軍王起年四十一歲係
滁州民郭禮年三十四歲係府軍衛軍崔文年
三十二歲係府軍右衛餘丁周鶴年五十一歲
係水軍左衛餘丁施文年五十二歲係戶部鈔
匠盧洪年二十二歲係牧馬所軍薛文學年四
十九歲薛文舉年四十四歲俱留守右衛餘丁
李應登年四十八歲係興武衛軍傅保榮年二
十三歲係廣武衛餘丁馬達年三十六歲係金
吾左衛餘丁吳熊年三十八歲係金吾前衛餘

丁童景福年四十三歲係牧馬所軍岳氏年四十七歲係故軍陳表妻各招與張名招同三名陳繼學年三十五歲係操江府家丁張應登年三十二歲係操江府教習王承宗年三十八歲係營教習各供與張名招同議除劉天緒偽書妖言今已故仍懸首外張名王宗龍鳳王起郭禮俱依傳用妖言惑衆者律合斬各處決崔文周鶴施文學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學舉童景福岳氏俱依左道亂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有

大誥減等崔文周鶴施文學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學舉童景福岳氏各杖一百徒三年盧洪李應登童景福俱充軍崔文周鶴薛文學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學俱餘丁施文學係匠岳氏係婦人各照律例崔文周鶴施文學盧洪薛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學舉童景福免其徒杖招送南京兵部定發邊遠充軍終

身拘妻僉解發遣審岳氏無力单衣决杖一百
餘罪收贖完日與供明陳繼學等各發寧家隨
住張名龍鳳王宗汪昇王起郭禮係重刑監候
請

旨照出重刑張名等克軍崔文等俱免紙岳氏民銀
八分五厘追付本部山東司買紙公用又收贖
鈔銀二錢二分五厘并追出張名等各家搜出
鎗刀鉄尺鉄叉紅衣勇巾等項贓物各入官俱
付湖廣司估變類解濟邊通取實收批廻收管
冊籍其妖號妖言等紙冊俱貯庫備照其未到
揚山有罪另行提結餘無照案查前事本年三
月初五日奉本部送准刑部咨該本部覆題妖
犯劉天緒等緣繇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等因奉

聖旨這妖黨謀犯

留都法紀當嚴着法司再查往例議擬來說隨該
法司看得劉天緒等鷓張左道煽煽熒于
留都簧鼓白徒播妖氛于南服望雲氣而謬稱時

至詭天魔而僭謂當陽逆句懸想江山封號擅
繇口吻匿同穴鼠無煩一旅之加縛若孤雛實
藉百靈之佑頃者元兇撲滅先計就擒已經南
京刑部具招定罪分別

上請復奉

聖旨勅下法司再查往例覆議赫奕

聖威誠欲殲厥渠魁以安反側用重典以繩亂民也
臣等備查往例先年妖犯趙一平等白蓮異教
實繁有徒本部俱擬造妖言者律奉

聖旨是這妖逆惡犯趙一平等三名着剗尸梟示朱
子高等三名斬首俱着便會官處決王會衡等依
擬發遣發配內王衡苗清寇良相還着錦衣衛用
頭號大枷于人烟湊集處枷號三個月滿日發落
本內有名餘黨着該各撫按官問擬具奏其緝捕
有功人員着該部卽與查覆優叙欽此據今劉天
緒張名偽造妖書廣招逆黨倡無爲之教主畜
不軌之狂謀罪實與往罪相同雖劉天緒已經
病故均當剗尸梟首以伸

清惠公遺集卷之一
國憲者也龍鳳王宗汪昇王起郭禮妖言惑衆刺
血盟天封拜擬于王侯名姓登于法錄均當斬
首梟示以剪邪慝者也崔文周鶴施文盧洪薛
文學李應登傅保榮馬達吳熊薛文舉童景福
皈依蓮社惑志么麼期脫骨以成仙悔噬臍而
何及均當枷號發遣以消奸黨者也岳氏孀居
寡婦託言奉佛陰實圖奸子陳學已亡阿婦姑
從輕擬所當決杖收贖以警淫亂者也但臣竊
思

金陵根本重地豈容奸人睥睨妄起戎心苟不肅
正典刑奚以顯彰

天討伏乞

皇上勅下南京刑部將劉天緒張名二名剝尸梟首
龍鳳等五名駢斬梟示會官押赴市曹立時處
決餘犯着錦衣衛用頭號大枷枷號三個月滿
日各從邊瘴發遣庶幾

國法丕張奸萌永戢芟夷匪種而世無山憑澤嘯
之虞

國有莫枕安瀾之慶矣等因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奉

聖旨是這逆惡妖犯劉天緒張名著劉尸梟首龍鳳
等五名斬首梟示都卽時會官處決崔文等著錦
衣衛用頭號大枷柳號三箇月滿日各從邊瘴發
遣其餘依擬

留臺總憲員缺乞賜點補疏

時任提督操江
僉都御史署南

都察
院事

題爲留臺總憲員缺懇乞

聖明早賜點補以重風紀以專責任事臣等竊惟南

京都察院設立都御史之官所以肅僚貞度提

綱挈領任至重也而佐之以僉都御史則又奉

有

特勅以提督操江而兼管巡江是以臣于履任之初

伏見都御史員缺卽具疏

請補後蒙

皇上將通政使沈子木陞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向未到任近接邸報則稱沈子木物故至今都
御史員缺臣署篆事今已三年考滿竊念職掌
江防者每歲例當巡歷地方臣攝署日久未能
躬視徧閱信地雖嘗道揚

皇上威靈督令各營各官兵晝夜聯絡巡邏伏委江
防同知官分頭點閘然而終有不能自安者蓋
以長江一帶延袤一千五百餘里之地遠濶險
阻事機隱伏兼之年來歲荒民窮邪萌易起苟
非一身履其地嚴爲防範切恐意外奸宄終難
測也若不及今補都御史之官則豈特臺端無
柄憲之長而巡歷江防者將待何時耶用是臣
敢冒昧具

請伏望

皇上軫念

留都爲根本之地總憲爲紀法之宗

勅下吏部速行推補庶使臺長不虛憲規振肅而專

任江防者亦得自宣其力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

擒獲妖黨乞正法并叙効勞官員兼陳善後要

領疏

時任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署南京刑部

題爲妖黨屢佈妖言擒獲各犯伏乞

聖明正法以杜逆謀并酌叙効勞官員兼陳善後要
領事准刑部咨稱本部送刑科抄出南京刑部
署部事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 等題前
事奉

聖旨刑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審鞫妖黨
最宜詳慎果係真犯則有不可廢之法上足以

正

國憲而下足以除隱憂果係株連則有不可枉之情下慮其失人心而上慮其虧

國體今南京刑部勘問妖黨一起供吐不一證據未真南京法司有復會官覆勘之請無非慎重刑獄至意相應俯從所請伏候

勅下南京九卿等官速行虛心會審要見出首人有何實指造寫妖帖有何實跡或真或枉審鞫明白據實前來奏覆庶議有定歸而事亦可完局矣等因奉

聖旨是審鞫妖黨不厭詳慎還行與南京九卿衙門從公會審的確來說毋縱毋枉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隨查得南京兵部巡邏坐營官孔弘度先具揭帖內稱爲地方事卑職自正月初七日起屢蒙本部令訪寫帖匿名反詞賊人卑職奉此日夜焦思百計訪求每日差巡軍四出嚴緝于正月十三日據巡軍金志文到職稟稱所貼反詞聞知是李王餘黨寫貼卑職云李王餘黨已經

奉

肯免究不必再說若是李王餘黨所貼須是黨內有人出首方可呈報衙門金志文說未見賞功告示誰肯出首卑職隨于二月初六日同金志文赴職方司衙內求發印信構賊牌一張交付志文暗帶往彼勸諭衆黨來首于十四日有志文同楊子定弟楊武到職手執首狀一紙內首伊兄楊子定與李王在前行妖一節中間並不言貼反詞緣繇卑職隨對楊武云李王衆黨一事聖恩俱已免究今各衙門所怪者因貼反詞非尋李王餘黨又見其人言語含糊恐誤拿反致驚走真賊莫若縱之去以安其心遂將原狀不受退與楊武去訖乃諭金志文速喚楊珊到職職先宣諭

聖上赦免洪恩你衆人免後不當又不省改此事人必不多不過三二人若肯說出你父子便依先得爲良民不致帶累多人不然被他人出首那時悔之無及百般勸諭有楊珊聞叩頭稱謝索

帑筆寫首狀供出曹大遠等四名職隨稟請商議以便擒捕蒙諭所供之人拘來一問如無干釋放未遲卑職隨差把總朱元志等同軍牢黃應元等先拿住曹大遠復拿住祝應葵隨發東城令職與李兵馬同審問口詞當時並未動刑據應葵供稱伊止貼神樂觀一處餘者須拿余文才便知端的隨又差把總朱文元等同軍兵家丁軍牢陳鑾等往常府街等處地方拿獲余文才余文才亦送兵馬司問理尚未審畢今將出首緣繇先行稟報候該城審的真僞再行具稟等因在卷今奉前因隨移文南京九卿衙門知會間隨經會審得南京兵部原疏內如吳子良則云原未同謀如徐應科則云悔改見原如文貴黃遷則因煽惑重擬然而煽惑一節已無形跡可據若所稱匿名人犯則爲首者曹大遠朱銑而爲從者祝應葵余文才其首匿名人則楊珊并珊子子定臣等卽今拘齊曹大遠朱銑次及祝應葵余文才逐一隔別鞫審仍復公同

對証奈曹大遠等皆喊天鳴冤涕泣失聲隨鞫
楊珊果曾親見曹大遠等寫帖貼帖與否珊對
以不曾親見大遠等寫帖貼帖隨將楊子定鞫
云匿名犯人原係你們首發若不說明如何饒
得你們乃子定亦卽云委係不見大遠等寫帖
貼帖蓋屢鞫而楊珊父子屢對無異臣等復詰
謂此件事體關涉重大汝等既不親見寫帖貼
帖爲何當時出首乃楊珊父子並語塞無對及
至反復鞫問不已方纔吐云當軍士金志文陡
然拿住聽他言語利害心中嚇恐且見有構牌
傳示賞格身因想念平日佛會中只有曹大遠
等慣寫疏頭因此首他臣等復喚軍士金志文
等細加審問乃志文稟稱彼時因見地方訛傳
不一未免急于搜捕且訪得楊珊楊子定俱是
佛會中人所以勸他出首臣等隨簡閱坐營官
孔弘度初時揭內有更換首狀百般勸諭等語
正與楊珊父子口供相符然後知珊等狀首曹
大遠等寫帖匿名殆出于所勸而非其本心也

臣等因看得匿名人犯在律自有正條謹查大明律內匿名一款內惟連文書捉獲解官者方與定罪蓋

聖祖設律用意精深其于匿名人犯非不痛恨正恐不係連文書捉獲解官終有所枉所以不肯輕坐也乃今曹大遠等既無筆跡可証而原首人楊珊父子又始終供稱不見寫帖貼帖止將所貼文書前去尋人勸諭出首至于影響揣摩任意供報殊無指實又將安所據而究治之乎臣等再三思議合無依律免寃庶幾下可以收拾人心上可以保全

國體而我

皇上恤刑好生之德廣布于天下矣奉

聖旨刑部知道隨該刑部看得律嚴匿名文書必在

當時捉獲既以重奸宄之禁而猶有恐誣坐之寃今曹大遠等並無真正筆跡可據止以慣寫疏頭起疑乃巡軍金志文迫于搜捕之令而曲勸楊珊等遂有揣摩之詞宜曹大遠等之號寃

而何據以定匿名之罪也依律免究議爲甚妥
既今南京刑部查勘明白具

題前來相應如議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刑部將曹大遠等免究釋放施
行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水患乞點補臺臣疏

時任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右僉都御史署都察院事

奏爲水患倍切時艱共濟苦乏差委懇乞

聖明軫念東南重困隱憂宜防速

賜點補臺臣以修實政以保無虞事臣竊惟南臺

額設御史三十餘人非徒以備員數侈觀美也

蓋每事各有責成則職司定而經營自密衆僚

合爲彈壓則紀綱肅而庀飭恒周如有一官不

具則一事不理一事不理則一弊旋生以故隨

事分職隨職服勞雖當無事之時必不可缺乃

頃者留臺空虛至僅僅御史李雲鵠一員是可
不謂缺人事之極乎臣承乏以來所爲不避竇
聒屢次諄諄以臺臣爲

請而伏候經年

俞旨未下惟時三十臣之責任久萃李雲鵠之一身
夙夜拮据不勝勞苦臣蓋戰戰慄慄方且以日
爲年豈謂今歲首夏二麥未收忽遭靈雨而江
淮潮水浩瀚異常自

留都以及大江之南田禾廬舍俱被淹沒居民鳥
驚獸竄挈家流亡其志避不及者或僵尸路隅
或浮骸水面卽今哀號震地慘不忍聞郊野荒
涼市肆闐寂農商並困禾麥兩虛臣每日乘船
出城問之近郭父老白首稀見皆云近自萬曆
十五六七年遠自嘉靖七年四十年曾遭大水
未有高濶溥遍且奔湧突驟如今日者也然則
今日之事比之曩時所謂缺官廢事者其光景
眞爲萬萬不同除臣等敬具水災脩省各公疏
併科臣金士衡併臣衙門御史李雲鵠及各撫

按具疏請捐請賑仰祈

皇上浩蕩之恩不啻嬰兒之待哺于父母延頸以俟外乃臣等所日夕憂惶而寢食俱廢者尤于地方之防守撫馭爲兢兢焉蓋

都城之中民風雜沓卽以巡城御史五員分理尚煩措置日不暇給加以洪水方割民間米石千錢雖幸旦夕苟延而洶洶情狀每可錯愕此時而倚辦一手一足之力使東支西吾此顧彼及蓋實難矣至于屯田印馬之差如官軍衆多錢

糧煩瑣皆不可專差嚴督以絕情竄乾沒之弊者况今所在屯田且爲湖爲沼而請官交代尚無其人將來誰爲經理何所仰給是可不爲深慮哉又如上江之差遠及池太等府下江之差遠及蘇松等府中間延袤六百餘里遼濶險阻素稱萑苻哨聚之淵而當此水潦飢荒民窮思盜乃無一員巡察是明示之以玩而生其心也臣謂今日缺人廢事視曩昔萬萬不同者以此蓋昔廢缺猶云釀弊尚可補救目前今則勢

已燃眉豈須臾可以少待若不及今懇告

皇上萬一地方有事而罪臣不言臣將焉所逭于戾
哉爲此冒昧具疏伏乞

皇上留神根本重地速賜

俞旨將吏部原擬定南道御史員數本章發下卽
勅除授兼程星夜前來赴任使臣差委有人得以共
圖治理隨處拊循彈壓庶東南可保無虞而
神京之擁護愈固矣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奉

聖旨

查照部咨代請屯災疏

時任提督辦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

奏為查照部咨代

請屯災事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准南京戶部咨為

異常水患懇恩超豁錢糧以甦萬姓事福建司

查呈奏本部送准總督糧儲咨稱據南京錦衣

衛旗手府軍江陰虎賁左等衛所各申稱准管

屯指揮張守約千百戶呂應元吳之屏等關呈

稱各屯田坐落滁州全椒上元江寧無為和州

天長六合等州縣江濱等地方今年五月內募

被洪水滔天盡將軍民房屋一槩淹沒田舍盡
爲江河老幼皆爲魚鱉間有少壯人丁緣木攀
樹望舟救活在外求生溺水淹死無數似此異
常大患人田兩空若不申請議豁錢糧從何辦
納伏乞轉達早賜超豁等因關呈到衛備申到
院查得各衛所每年如遇災傷申詳屯院御史
批行有司踏看奏

請改折仍具呈南京都察院移咨南京戶部行委
司官一員會同復勘今據各衛申報水災前來
第屯田御史見今員缺若不移咨本部轉咨南
京都察院代爲奏

請誠恐過期管屯員缺臨時征收糧米屯軍不便
辦納爲此合咨本部轉咨南京都察院煩爲查
照酌議代

奏施行等因到部送司稟稱奉批查行奉此案呈
到部合咨南京都察院煩爲查照酌議代爲奏
請施行等因到院准此臣等看得屯田災傷原係
屯馬御史呈堂咨部踏勘具奏

請但今屯馬差員一時偶缺已經臣等兩次具
題請官接管候

旨未下而南京戶部又以屯災勘覆

奏報總臣衙門之事咨文前來且臣又熟知屯田
災重若不及時代

奏有如南京戶部屆期仍據歲額徵收而枵腹之
伍愴惶無以應之然徐爲請勘則往返耽閣未
有不至愆期悞事非所以宣布

止仁而安戢士伍也臣等反覆酌量似難推避爲此
除將各呈報被災屯田各坐地方照例委和州
等州上元江寧等縣各掌印正官謝嵩李舒芳
賈應龍李克大等會同各衛所管屯官員分頭
前去踏勘併移咨南京戶部委官另行踏勘外
理合代爲奏

請伏乞

勅下戶部查例轉行以便遵照復勘的確分別災傷

重輕具

奏施行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乞照例勅修留臺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奏爲

留臺緒葺久曠憲治傾圯難支懇乞

聖明照例

勅修以重風紀事臣等竊惟古今締造未有久而不
敝者所恃有人功在焉敝則新之故壮大隆吉
而堂構永垂矧以

根本之都遵

勅賜之舊而得泄泄從事爲也南京都察院署在太

平門外自洪武迄今二百餘年其間風雨所飄
搖蟻蟲所蝨蝕不知凡幾矣查惟萬曆十九年
本院右僉都御史陳有年曾一移咨工部修理
冊房庫房監房等處至于本院公堂及十三道
公署則自初創以來未煩將作夫以二百餘年
之營構而蕩茨甫加僅僅冊房等處固已無當
于成虧之數矧嗣更一十八載併區區蕩茨輒
復頽圯者哉臣比入署按視文書公座之旁忽
爾榱椽墮下左右怵然皆爲失色如此岌岌之
形固邇來所目擊若不及今早圖日後敝壞愈
甚不但諸臣聽政無地竊慮鼎新之難當更十
倍于今日也臣等又查得洪武年間奉

旨于太平門外內創業樣房二所分給都御史及副
僉都御史居之名曰都堂巷而東西兩廊又創
建官房分給十三道御史居之名曰御賜廊以
故凡遇修葺一體責成工部茲者廊巷諸房大
半坍塌鞠爲蔬場而臺員靡有寧處將使

祖意爲虛此豈不宜渙發

德意併爲修葺者乎在昔魯僖營泮史克頌興說者

曰

國務所急民不怨勞也今以

留都豐鎬重地貞度肅察屬之臺憲而院治以暨
賜宅乃俱頽敝莫支則夫及時修葺以飭綱維而

光

祖制當務之急莫先于此臣等用是不避煩瀆具疏

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南臺向來久缺修理慨然卽

賜俯允

勅下工部移咨南京工部速將都察院十三道及各

廊巷官房次第勘驗佑計修理臣等無任悚息

候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御史汪懷德病危代題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題爲病勢危急且父不保懇乞速賜代

題以冀生還事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汪懷德呈稱職去年十一月間在任患病曾經具呈懇

題蒙諭業已奉差須勉強渡江行至滁州地方值有

月十七日始得交代扶病料理本冊諸務勞憊

不支前病加重勉強渡江行至滁州地方值有

家信報稱母病垂危職一聞知慌懼仆地嘔血

不止昏絕復醒前疾大作思難輿疾北行以達

君命當經具呈哀懇代

請復蒙諭職沿途調理未許代

題奈職病勢轉劇呼吸不屬勢難久待萬不得已

自行陳請在途候

旨乃敢復行具呈文齋投伏乞速賜代

題等因到院查得御史汪懷德去年十一月間因

患痰喘虛癆病症日久再三請求代

題隨諭令勉強供職至今差完得代起程赴京復

命不意行至滁州前症陡作復具病呈前來臣又諭

令沿途調理乃懷德量已病不能勝自行具

奏見在候

旨復又差役具呈到臣臣以此知懷德病非假託况

滁州地方尚在境內揆之事勢似不容已乃敢

代爲題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合無容令本官回籍調理痊可之日

赴部聽補則本官感戴

皇上天地高厚之恩當沒齒不忘矣臣無任悚息候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

查叅江防溺職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題爲江防溺職阿奉道臣差船擅離違犯鹽禁謹

核實查叅以正法紀事竊照長江千里控扼東

南一路險阻迢遙奸宄盜賊易于竊發惟是防

守緊要庶免不虞以故備餉各兵備船分營分

哨分信碁布森列絡繹巡邏猶恐中無統紀每

營設立守備官一員令其一營之內周巡會哨

仍立哨單哨簿填寫各哨信地水兵船隻每月

每日不缺並無差遣迎送等因迨于按月按季

送臣查驗又慮守備官容有虛應故事設江防
同知奉

旨不許別委署印專于沿江點閘督催守備等官會
哨其慎重江防規條周密如此蓋載在

令甲而向來一體遵行者也乃倏于本年五月二十
一日有緝事員役方于海等密切到臣稟稱有
安慶營守備楊忠等官私差兵船送道臣胡瓚
到高郵州裝載私鹽又有九江南河嘴守備李
餘慶等官亦將兵船私送道臣到司高郵州裝

載私鹽等語臣竊念職掌攸關豈容時刻怠緩
隨卽牌行徽寧兵備副使劉會及安慶府署江
防事推官黃鳴喬又牌行九江兵備副使余焯
及九江府江防同知陳師孔各令查報臣猶恐
奉查官員中間不無容隱為密差人役隔別細
訪間適接邸報該直隸巡鹽御史彭端吾一本
為不職方面違制通販私鹽謹據贓糾叅以飭
鹽法事內所叅道臣胡瓚鹽船六隻內有兵船
二隻其一隻係安慶營差送又二隻係九江南

湖嘴營差送正與臣緝事員役所報併復查相同其一切有罪員役容臣另行依律究招所有江防同知併守備官法難輕縱除道臣胡瓚見被叅販私鹽已經奉

旨併安慶府帶管江防通判韋士召安慶營守備楊忠俱另各被叅外叅看得九江府江防同知陳思孔職雖專于點閘即使私賤事體未露猶當于點閘之時預爲覺察乃船數久缺事犯千里之外而匿不以聞職守之謂何此一臣者所當

罰俸以示懲劓者也南湖嘴營守備李餘慶職旣專于會哨即使哨官私送船隻尚當于會哨時嚴加督責乃船自己遺離信四月之久而漫不介意禦備之謂何此一臣者所當照守備職銜降調以示劓懲者也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同知陳思孔罰治守備李餘慶降調庶臣工益知儆勵而江防賴以嚴肅矣臣無任專望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六年考滿給繇疏

時任提督操江署南京都察院事

奏爲給繇事臣見年六十七歲浙江嘉興府嘉善

縣人繇隆慶五年進士萬曆二年三月內除授

應天府句容縣知縣八年內奉文行取到部選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九年內丁父憂服闋十四

年內起文行至中途患病該准揚撫按衙門勘

實代

題本年三月內奉

旨回籍調理十七年內起文行至常州府無錫縣地

方痰火復發具

疏乞休該吏部照例覆題奉

旨致仕回籍調理。伏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十九年內該部院會薦起補江西道監察御史。聞報間隨于二十年正月內丁繼母憂在籍守制。服闋二十六年六月內蒙

恩起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臣具

疏懇辭未蒙

俞允。臣隨即到任。至三十一年四月內陞南京太常

寺少卿。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三十四年二月內改南京鴻臚寺卿。扣至本年六月二十二日止。連閏共實歷正四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給繇。赴部間接見邸報。欽蒙

聖恩。改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奉例不敢擅離。卽兼程前赴南京都察院。于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到任。訖扣至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止。通前連閏共實歷正四品俸七十二個月。六年考滿例應給繇。緣臣係領

勅官員未敢擅離職守乞

勅吏部查議合無容臣給繇赴

京別

賜定奪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奉

聖旨吏部知道

